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鄔文化

詩曰：力大排山氣吐虹，手拖扒木快如風。行舟陸地誰堪及，破敵營門孰敢同。

擒虎英名成往事，食牛全氣化崆峒。總來天意歸周主，空作蟠龍嶺下紅。

話說子牙在將臺上作法，只見風雲四起，黑霧瀰漫，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，昏天慘地，罩住了周營。霹靂交加，電光馳驟，火光灼灼，冷氣森森，雷響不止，喊聲大振。各營內鼓角齊鳴，若天崩地塌之狀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風霧濛濛電火燒，雷響聲亮鎮邪妖。桃精柳鬼難逃躲，早把封神名姓標。

話說高明、高覺闖進周營，殺進中軍，只見鼓聲大振，三軍吶喊。一聲砲響，東有李靖，西有楊任，南有哪吒，北有雷震子，左有楊戩，右有韋護，一齊衝將出來，把高明等圍住。臺上有子牙作法。臺下四箇門人，齊把桃椿震動。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，上下交合。子牙祭起打神鞭打將下來，高明、高覺難逃此難，只打得腦漿迸流。——靈已往封神臺去了。

且說袁洪同常昊、吳龍在後面催軍，殺進周營，被哪吒等接住大戰。此時晝夜交兵，兩軍混戰。韋護祭起降魔件來打吳龍；吳龍早化青光去了。哪吒也祭起九龍神火罩來罩常昊；常昊化一道青氣不見了。袁洪乃是白猿得道，變化多端，把元神從頭上現出。楊任正欲取五火扇搗袁洪，不意袁洪頂上白光中元神手舉一棍打來，楊任及至躲時，已是不及，早被袁洪一棍打中頂門，可憐！自穿雲關歸周，纔至孟津，未受封爵而死。後人有詩歎之，詩曰：

自離成湯歸紫陽，穿雲關下破「瘟癘」。孟津盡節身先喪，俱是南柯夢一場。

話說楊任被袁洪打死，兩軍混戰，至天明，子牙鳴金，兩下收兵。子牙陞帳，點視軍將，已知楊任陣亡，著實嗟歎不已。楊戩上帳言曰：「今夜大戰，雖然斬了高明、高覺，反折楊任一員大將。據弟子見袁洪等俱是精靈所化，急切不能成功。大兵阻於此地，何日結局。弟子今往終南山，借了照妖鑑來，照定他的原身，方可擒此妖魅也，不然終無了期。」子牙許之。楊戩離了周營，借土遁往終南山而來。不多時，早至玉柱洞前，按落遁光，至洞門聽候雲中子。少時，只見金靈童子出來，楊戩上前稽首曰：「師兄，借煩通報，有楊戩要見師伯。」童子忙還禮曰：「師兄少待，容吾通報。」童子進洞對雲中子曰：「有楊戩在外面候見。」雲中子命童子：「著他進來。」童子出洞云：「師父請見。」楊戩見雲中子，行禮畢，稟曰：「弟子今到此，欲求師伯照妖鑑一用。目今兵至孟津，有幾箇妖魅阻住周師，不能前進；雖大戰數場，法寶難治。因此上奉姜元帥將令，特地至此，拜求師伯。」雲中子曰：「此乃梅山七怪也。只你可以擒獲。」忙取寶鑑付與楊戩。楊戩辭了終南，借土遁往周營內來見子牙，備言：「此是梅山七怪，明日俟弟子擒他。」話說袁洪在營中與常昊、吳龍眾將議退諸侯之策，殷破敗曰：「明日元戎不大殺一場以樹威，使天下諸侯知道利害，則彼皆不能善解。與他遷延日月，恐師老軍疲，其中有變，那時反為不美。」袁洪從其言。次日，整頓軍馬，砲聲大振，來至軍前。子牙亦帶領眾諸侯出營。兩下列成陣勢。袁洪一馬當先。子牙謂袁洪曰：「足下不知天命久已歸周，而何阻逆王師，令生民塗炭耶。速早歸降，不失封侯之位，如若不識時務，悔無及矣。」袁洪大笑曰：「料爾不過是磻溪一釣叟耳，有何本領，敢出此大言！」回顧常昊曰：「與吾將姜尚擒了！」常昊縱馬挺鎗，飛來直取子牙。傍有楊戩催馬舞刀，抵住廝殺。二馬往來，刀鎗併舉，只殺得凜凜寒風，騰騰殺氣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殺氣騰騰鎖孟津，梅山妖魅亂紅塵。須臾難遁終南鑑，取次摧殘作鬼燐。

話說兩人大戰，未及五合，常昊撥馬便走。楊戩隨後趕來，取出照妖鑑來照，原來是條大白蛇。楊戩已知此怪，看他怎樣騰挪。只見常昊在馬上忽現原身，有一陣怪風捲起，播土揚塵，秋雲靄靄，冷氣森森，現出一條大蛇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黑霧漫漫天地遮，身如雪練弄妖邪。神光閃灼兇頑性，久與梅山是舊家。

話說楊戩看見白蛇隱在黑霧裏面來傷楊戩，楊戩搖身一變，化作一條大蜈蚣，身生兩翅飛來，鉗如利刃。怎見他的模樣，有詩為證：

二翅翩翩似片雲，黑身黃足氣如焚。雙鉗豎起揮雙劍，先斬頑蛇建首勳。

楊戩變做一條大蜈蚣，飛在白蛇頭上，一剪兩斷。那蛇在地上挺折扭滾。楊戩復了本相，將此蛇斬做數斷，發一箇五雷訣，只見雷聲一響，此怪震作飛灰。袁洪知白蛇已死，大怒，縱馬使一根棍，大呼曰：「好楊戩！敢傷吾大將！」傍有哪吒登風火輪，現三頭八臂，使火尖鎗，抵住了袁洪。輪馬相交，未及數合，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，將袁洪連人帶馬罩住；哪吒用手一拍，現出九條火龍，將袁洪盤旋週繞焚燒。不知袁洪有七□二變玄功，焉能燒的著他，袁洪早借火光去了。吳龍見哪吒施勇，使兩口雙刀來戰哪吒。哪吒翻身復來，接戰吳龍。楊戩在傍，忙取照妖鑑照看，原來是一條蜈蚣。楊戩縱馬舞刀，雙戰吳龍。吳龍料戰不過，撥馬便走。哪吒登風火輪就趕，楊戩曰：「道兄休趕，讓吾來也。」哪吒聽說，便立住了風火輪，讓楊戩催馬追趕。吳龍見楊戩趕來，即現原形，就馬腳下捲起一陣黑霧，罩住自己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黑霧陰風布滿天，梅山怪法法無邊。誰知治剋難相怨，千歲蜈蚣化罔然。

吳龍見楊戩追趕，即現原形，影在黑霧之中，來傷楊戩。楊戩見此怪飛來，隨即搖身一變，化作一隻五色雄雞。怎見得，詩曰：

綠耳金睛五色毛，翅如鋼劍嘴如刀。蜈蚣今遇無窮妙，即喪原身怎脫逃。

楊戩化做一隻金雞，飛入黑霧之中，將蜈蚣一嘴，啄作數斷，又除一怪。子牙與眾將掌鼓進營。不表。

卻說殷破敗、雷開與諸將親自看見今日光景，不覺笑曰：「國家不祥，妖孽方興，今日我們兩員副將，豈知俱是白蛇、蜈蚣成精，來此惑人。此豈是好消息！不知進營與主將商議何如。」隨進營來，見袁洪在中軍悶坐，俱至帳前參謁。袁洪見眾將來見，也覺沒趣，乃對眾將曰：「吾就不知常昊、吳龍乃是兩個精靈，幾乎被他誤了大事。」眾將曰：「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，麾下又有這三山五岳門人相隨，料吾兵不能固守此地，請元帥早定大策，或戰，或守，可以預謀，毋令臨期掘井，一時何及。眼見我兵微將寡，力敵不能，依不才等愚見，不如退兵，固守城都，設防禦之法，以老其師。此『不戰能屈人之兵』者，不知元帥尊意如何？」袁洪曰：「參軍之言差矣！奉命守此地方，則此地為重；今捨此不守，反欲退拒城都，此為『臨門禦寇』，未有不敗者也。今姜尚雖有輔佐之人，而深入重地，亦不能用武。看吾在此地破敵，吾自有妙策，諸將勿得多言。」各人下帳。魯仁傑與殷成秀曰：「方今時勢，也都見了，料成湯社稷終屬西岐。況今日朝廷不明，妄用妖精為將，安有能成功之理。但我與賢弟受國恩數代，豈可不盡忠於國；然而就死，也須是死在朝歌，見吾輩之忠義，不可枉死於此地，與妖孽同腐朽也。不若乘機討一差遣，往而不返可也。」二將議定。忽有總督糧儲官上帳來稟袁洪曰：「軍中止有五日行糧，不足支用，特啟元帥定奪。」袁洪命軍政司修本，往朝歌催糧。傍有魯仁傑出而言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袁洪許之。魯仁傑領令，往朝歌去催糧。不表。

且說朝歌城來了一箇大漢，身高數丈，力能陸地行舟，頓餐隻牛，用一根排扒木，姓鄔，名文化；揭招賢榜投軍。朝廷差官送鄔文化至孟津營聽用。來至轅門，左右報與袁洪。袁洪命：「令來。」鄔文化同差官至中軍，見禮畢，通名站立。袁洪見鄔文化一表非俗，恍似金剛一般，撐住半天裏，果是驚人。袁洪曰：「將軍此來，必懷妙策。今將何計以退周兵？」鄔文化曰：「末將乃一勇鄔夫，奉聖旨齎送元帥帳下調用，聽憑指揮。」袁洪大喜：「將軍此來，必定首建大功，何愁姜尚不授首也！」鄔文化次日清晨上帳領令，出營搦戰，倒拖排扒木，行至周營，大呼曰：「傳與反叛姜尚，早至轅門洗頸受戮！」話說子牙在中軍帳，猛聽戰鼓聲響，抬頭觀看，見一大漢豎在半裏，驚問眾將曰：「那裏來了一箇大漢子？」眾人齊來觀看，果是好箇大漢子，眾皆大驚。正欲尋

問，只見軍政官報入中軍來：「有一大漢，口出大言，請令定奪。」有龍鬚虎出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，吩咐曰：「你須仔細！」龍鬚虎領出營來。鄒文化低頭往下一看，大笑不止：「那裏來了一箇蝦精？」龍鬚虎抬頭看鄒文化，怎生兇惡，但見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身高數丈體榔頭，口似窯門兩眼樞。丈二蒼鬚加散線，尺三草履似行舟。  
生成大力排山岳，食盡全牛賽虎彪。陸地行舟人罕見，蟠龍嶺上火光愁。

鄒文化大呼曰：「周營中來的是箇甚麼東西？」龍鬚虎大怒，罵曰：「好匹夫！把吾當作甚麼東西！吾乃姜元帥第二門徒龍鬚虎是也。」鄒文化笑曰：「你是一箇畜生，全無一些人相，難道也是姜尚門徒！」龍鬚虎曰：「村匹夫快通名來，殺你也好上功勞簿。」鄒文化罵曰：「不識好歹業畜！吾乃紂王御前袁元帥麾下威武大將軍鄒文化是也。你快回去，叫姜尚來受死，饒你一命。」龍鬚虎大怒，罵曰：「今奉令特來擒你，尚敢多言！」發手一石打來。鄒文化一排扒木打下來，龍鬚虎閃過，其釘打入土有三四尺深；急自拽起釘扒來，到被龍鬚虎夾大腿連腰上打了七八石頭；再轉身，又打了五六石頭；只打得是下三路。鄒文化身大，轉身不活，不上一個時辰，被龍鬚虎連腿帶腰打了七八口下，打得鄒文化疼痛難當，倒拖著排扒木望正東上走了。龍鬚虎得勝回營，來見子牙，備言其事。眾將俱以為大而無用，子牙也不深究所以，彼此相安不察。

且說鄒文化敗走二百里，坐在一山崖上，擦腿摸腰，有一箇時辰，乃緩緩來至轅門。左右報入中軍曰：「啟元帥：鄒文化在轅門等令。」袁洪吩咐：「令來。」鄒文化來帳前，參謁袁洪。袁洪責之曰：「你今初會戰，便自失利，挫動鋒銳，如何不自小心！」鄒文化曰：「元帥放心。末將今夜劫營，管教他片甲不存，上報朝廷，下泄吾恨。」袁洪曰：「你今夜劫營，吾當助爾。」鄒文化收拾打點，今夜去劫周營。此是子牙軍士有難，故有此失。正是：

一時不察軍情事，斷送無辜填孟津。

話說子牙不意鄒文化今夜劫營。將至二更時分，成湯營裏一聲砲響，喊聲齊起，鄒文化當頭，撞進轅門。那是時黑夜，誰人抵敵。衝開七層鹿角，撞翻四方木柵、擋牌，鄒文化把排扒木只是撞掃兩邊。也是周營軍士有難，可憐被他衝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六萬萬人馬在中軍呼兄喚弟，覓子尋爺。又有袁洪協同，黑夜中袁洪放出妖氣，籠罩住營中，驚動多少大小將官。子牙聽得大漢劫營，急上了四不相，手執杏黃旗，護定身子，只聽得殺聲大振，心下著忙。又見大漢二目如兩盞紅燈，眾門人各不相顧，只殺得孟津血水成渠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姜帥提兵會列侯，袁洪賭智未能休。朝歌遣將能摧敵，周寨無謀是自蹂。  
軍士有災皆在劫，元戎遇難更何尤。可惜英雄徒浪死，賢愚無辨喪荒丘。

話說鄒文化夤夜劫周營，後有袁洪助戰；周將睡熟，被鄒文化將排扒木兩邊亂掃，可憐為國捐軀，名利何在！袁洪騎馬，仗妖術衝殺進營，不辨賢愚，盡是些少肩無臂之人，都做了破腹無頭之鬼。武王有四賢保駕奔逃；子牙落荒而走；五七門徒借五遁逃去；只是披堅執銳之士，怎免一場大厄！該絕者難逃天數；有生者躲脫災殃。

且說鄒文化直衝殺至後營，來到糧草堆根前。此處乃楊戩守護之所，忽聽得大漢劫營，姜元帥失利，楊戩急上馬看時，見鄒文化來得勢頭兇，欲要迎敵，又顧糧草，心生一箇計，且救眼下之厄，忙下馬，念念有詞，將一草豎立在手，吹口氣，叫聲：

「變！」化了一箇大漢，頭撐天，腳踏地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  
頭有城門大，二目似披缸。鼻孔如水桶，門牙扁擔長。  
胡鬚似竹筍，口內吐金光。大呼「鄒文化」，與吾戰一場。！

話說鄒文化正盡力衝殺，燈光裏見一大漢，比他更覺長大，大呼曰：「那匹夫慢來！吾來也！」鄒文化抬頭看見，謊得魂不附體：「我的爺來了！」倒拖排扒木，回頭就走，也不管好歹，只是飛跑。楊戩化身隨後趕來一程，正遇袁洪。楊戩大呼曰：「好妖怪，怎敢如此！」使開三尖刀，飛奔殺來。袁洪使棍抵住。大戰一回，楊戩祭哮天犬時，袁洪看見，化一道白光，脫身回營。

且說孟津眾諸侯聞袁洪劫姜元帥的大營，驚起南北二鎮諸侯，齊來救應。兩下混戰，只殺到天明。子牙會集諸門人，尋見武王，收集敗殘人馬，點算損折軍兵有二萬餘萬；帳下折了將官三萬四員；龍鬚虎被鄒文化排扒木絕其性命。一軍士有見龍鬚虎的頭掛在排扒木上，因此報知。子牙聞龍鬚虎被亂軍中殺死，子牙傷悼不已。眾諸侯上帳，問武王安。楊戩來見子牙，備言：「鄒文化衝殺，是弟子……如此治之，方救得行糧無虞。」子牙曰：「一時誤於檢點，故遭此厄，無非是天數耳。」心下鬱鬱不樂，納悶中軍。

且說袁洪得勝回營，其本往朝歌報捷：「鄒文化大勝周兵，屍塞孟津，其水為之不流。」群臣具賀：「自征伐西岐，從未有此大勝。」紂王大喜，日日縱樂，全不以周兵為事。

且說楊戩來見子牙曰：「如今先將大漢鄒文化治了，然後可破袁洪。」子牙曰：「須得……如此，方可絕得此人。」楊戩領令，去到孟津哨探路徑。走有六百里，至一所在，地名蟠龍嶺。此山彎環如蟠龍之勢，中有空闊一條路，兩頭可以出入。楊戩看罷，心下大喜曰：「此處正好行此計也！」忙回見子牙，備言：「蟠龍嶺地方可以行計。」子牙聽說大喜，在楊戩耳邊備說：「……如此如此，可以成功。」楊戩遂自去了。正是

計燒大將鄒文化，須得姜公用此謀。

話說子牙令武吉、南宮适：「領二千人馬，往蟠龍嶺去埋伏引火之物，中用竹筒引線，暗埋火砲、火箭各項等物，嶺上俱用柴薪引火乾燥物件，預備停當，只等鄒文化來至，便可行之。」二將領令去訖。話說鄒文化得了大功，紂王差官齎袍、帶、表禮等物獎諭，袁洪、鄒文化二將謝恩，打發天使回朝歌。不表。袁洪對鄒文化曰：「荷蒙天子恩寵獎諭，鄒將軍，我等當得盡忠竭力，以報國恩，不負吾輩名揚於天下也。」鄒文化曰：「末將明日使姜尚無備，再殺他箇片甲無存，早早奏凱。」袁洪大喜，設宴慶賞。正談笑間，探事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今有姜子牙與武王在轅門閑看吾營，不知有何原故，請令定奪。」袁洪聽報，即令鄒文化：「暗出大營，抄出子牙之後擒之，如探囊取物耳。」鄒文化領令，忙出右營門，撒開大步，拖排扒木，如飛雲掣電而來，大呼曰：「姜尚休走！今番吾定擒你成功也。速速下騎受死，免吾費力。」子牙與武王見鄒文化追來，撥轉坐騎，望西南而逃。鄒文化見子牙、武王落荒而走，放心追來。子牙回顧，誘鄒文化曰：「鄒將軍，你放我君臣回營，得歸故國，再不敢有犯邊疆，吾群臣感將軍洪恩不淺矣。」鄒文化曰：「今番錯過，千載難逢。」拚命趕來，那裏肯捨。望前趕了一個時辰。姜子牙與武王是有腳力的；鄒文化步行，又當得他是急急追趕，一氣趕了五六百里，鄒文化氣力已乏，立住腳不趕了。子牙回頭看時，見鄒文化不趕，子牙勒轉坐騎，大呼曰：「鄒文化，你敢來與吾戰三合麼？」鄒文化大怒曰：「有何不敢？」回身又望前趕來。子牙勒轉四不相又走，看看趕至蟠龍嶺了，子牙君臣進山口去了。鄒文化大喜：「姜尚進山，似魚游釜中，肉在几上！」隨後追進山口。不知鄒文化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